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今天是9月18日，九一八事变警钟长鸣，提醒国人勿忘国耻、铭记山河苦难。回望烽火岁月，徐州地处南北要冲，见证过浴血抗争的激昂，也经历过国土沦陷的苦难，还有胜利到来时的万众欢腾。

打开尘封档案，阅读城市过往。

徐州市档案馆收藏有抗战相关档案资料，泛黄老照片与纸质记录，留存日军侵略罪证，记载徐州军民奋起抵抗、守护家园的不屈事迹。循着这些珍贵史料，重温彭城大地的抗战往事，缅怀先烈，从鲜活的历史片段中汲取奋进力量。



徐州街头的抗战宣传标语。

从九一八开始，救亡浪潮在徐奔涌

1931年9月18日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日军的炮火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。举国上下群情激愤，抗日救亡的呼声迅速席卷各地。

在徐州街头，一面墙壁上写有“军民一致抗日到底！”的标语，似要深深镌刻进砖石之中。彼时，战火虽尚未蔓延至徐州，但救亡图存的义愤早已在这座城市点燃，各类抗日团体相继组建，抵制日货、呐喊救亡的呼声传遍大街小巷。

1932年初，日军进犯上海，挑起一·二八事变。中国军队奋起抵抗，苦战数月伤亡巨大，大批伤员辗转来到徐州救治。徐州各界随即召开慰劳负伤将士的大会，募集捐款，推举代表探望伤员，并送上写有“为国家争生存”的锦旗。

抗日宣传浪潮里，满怀学识与热血的青年学生是中坚力量。当时，徐州信息传递迟缓，百姓难以知晓前线局势。每逢假期，学生们便自发组队下乡宣讲，向民众揭露日军侵华的野心与暴行。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上的枪声成为历史的转折点。7月中旬，徐州各界踊跃捐款，支援北平抗日将士，同时强化城防，缉拿刺探情报的汉奸。此时的徐州连同蚌埠、枣庄一带，频繁遭遇日军空袭。寒冬前，为前线将士募捐棉衣的热潮迅速兴起。徐州市民捐出千件棉背心，陇海铁路工人捐献两百件棉衣，后续各界又募集2500件棉大衣。

烽火岁月中，文艺力量并未缺席。省立徐州民教馆馆长赵光涛组建了一支会画画、唱歌、演剧的抗日宣传队，深入乡间揭露日军暴行，李可染是队中绘画主力之一。队员们还上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九一八以来》等剧目，传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等爱国歌曲，鼓舞民众斗志。

1937年9月，上海救亡演剧队冼星海、田方等14人抵达徐州，开展十余天宣传。每轮演出结束，冼星海便教群众传唱《松花江上》《九一八小调》。他被徐州群众高涨的救亡热忱打动，专门创作了抗日歌曲《徐州是英雄的故乡》，“徐州是古来的战场，英雄的故乡。挺起胸拿起枪，冲锋上前。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灭亡……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。”铿锵词句，振奋人心。



95年前的今天，九一八事变爆发

回望徐州抗战的苦难记忆

山河蒙垢，沦陷期间的血泪

1938年5月中旬，日军步步紧逼徐州。这座扼守南北的交通枢纽城市，成了日军重点进攻目标，大批轰炸机轮番前来空袭。素有“小上海”美誉的大同街，是徐州繁华的商业中心，首当其冲遭受重创。硝烟之下楼宇倾颓，遍地残砖碎瓦，沿街商号与百姓居所尽数化为废墟，无声记录着侵略者犯下的罪行。

5月19日，徐州沦陷，往后数年，这座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血泪。日军在徐州实施的侵略暴行，主要体现在经济压榨、资源劫掠、血腥屠杀与文化奴役等方面。

徐州沦陷之后，各类日伪机构陆续设立，商会也被日军掌控。为搜刮徐州及周边区域粮食，日军成立徐州地区粮栈协会，一手把持商会各项事务。徐州大小商号、货栈，无论从华北还是华中采办货物，都必须先在商会报备登记，再由商会向日方相关部门办理手续，商品收购价被日军刻意压低，运抵徐州后再按市面高价出售，商贸往来完全由日方掌控。

日军还强制发行债券，逼迫本地商户与企业认购，以一纸空券掠夺民众钱财，充当战争经费。即便商户资金周转艰难，也迫于日伪压力不得不认购，百姓辛苦积攒的财富，就这样化作敌人的战争资源，令人心痛不已。

资源掠夺方面，早在徐州沦陷之前，贾汪煤矿就被日军盯上。占领矿区后，日军急于攫取煤炭资源，

在韩桥一带未经科学勘测，仓促开凿四口矿井，接连发生事故后全部废弃，尽显掠夺本性。

高压统治之下的矿工受尽欺凌，当时流传矿工要闯“三关”，深更半夜就排队领取工牌，寒冬裹着破旧麻袋在寒风中长期等候；入矿时要向日方鞠躬并接受搜身，稍有怠慢便会遭到殴打；下井前还要接受监工棍棒敲打。

占领徐州期间，日军连水资源也肆意掠夺。城南三官庙村的水晶泉，原为村民赖以生存的水源。1939年，日军派兵驻守、修建军用取水设施，圈地设防、垄断泉水资源，并修建七里沟等水厂，专供军政用水。

日军暴虐残忍，在徐州制造了诸多惨案。徐州沦陷后，百姓们为躲避屠戮辗转逃亡，就算避难乡野，也无法摆脱未知的悲惨命运。不少百姓到铜山区阎窝村避难，1938年5月20日清晨，日军突袭村庄，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和避难民众大肆屠戮。这场惨案持续一日一夜，近千人遇害。后来，乡亲们收敛遗骨，在阎山脚下筑起合葬墓。如今，阎窝惨案死难同胞纪念碑前，还常有人来凭吊。

不仅如此，日伪政府在徐州推行奴化教育，妄图从文化上磨灭民族意志，要求公立学校增设日籍管理人员，向私立学校安插日籍教员，并强制开设日语课程。



徐州沦陷后，侵华日军在大同街设立新闻、电报局等机构。

丹心不屈，终迎胜利昭正义

面对日军恶行，徐州广大师生奋起抗争，将家国大义融入日常教学。私立丰财街小学自主编印讲义，选用《示儿》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等爱国诗篇，传颂民族英雄事迹，播撒抗日火种。聆听中学校长因拒绝向日伪当局备案遭到逮捕，满腔怒火的学生奋起反抗，砸毁日伪管控下的校舍门窗，反抗奴化教育。

乡村山野中也蕴藏着不肯屈服的勇气与希望。尽管日军频繁下乡扫荡、烧杀抢掠，徐州军民或隐匿山林躲藏，或依托地形反击，用持续的抵抗向侵略者宣告，绝不低头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是个载入史册的日子。“日本投降矣！”《大公报》醒目的标题传遍全国，短短五个字，振奋了无数饱经苦难的国人。

“日本投降了！”“我们胜利了！”……广播里的消息还未播完，街巷之中已是人头攒动。商贩丢下货担加入欢呼队伍，学生撕毁日语课本奔上街头，百姓自发悬挂灯笼，连日举办庆祝活动。往日被日军霸占的戏院，上演爱国剧目，笼罩在城市上空的恐惧终于消散，人们还前往遇难同胞的墓地，把胜利的消息告知长眠的逝者。

举国欢庆的背后，受降、审判工作有序推进。1946年2月15日，徐州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发布公告，号召民众检举日军罪行，公布宪兵名单，设置多处密告箱收集证据，对236名在押日本宪兵逐一核查。

从1946年6月首次开庭，到1947年4月审理全部结束，法庭共审理13起案件，牵涉战犯25人。经审判，古兴与三郎、膳英雄、柳川广雄等8名战犯被判处死刑，3人获无期徒刑，11人判处有期徒刑。徐州市档案馆目前收藏有柳川广雄等人的判决书，封面为灰蓝色，内部文字竖排书写，字里行间，皆是百姓血泪。

行刑当日，沿途民众齐聚，枪声响起，人群掌声雷动，积压多年的悲愤终于得以宣泄，历经苦难的彭城大地，终于迎来光亮。

山河无言，档案留证。回望徐州抗战往事，那些战火中的呐喊、不屈的抗争、胜利的欢腾与审判的正义，都藏在一页页史料之中。铭记这段沉重历史，传承先辈抗争精神。以史为鉴，吾辈自强，守护中华大地安宁，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。

部分内容参考：《徐州文史资料》《徐州抗战史料精选》